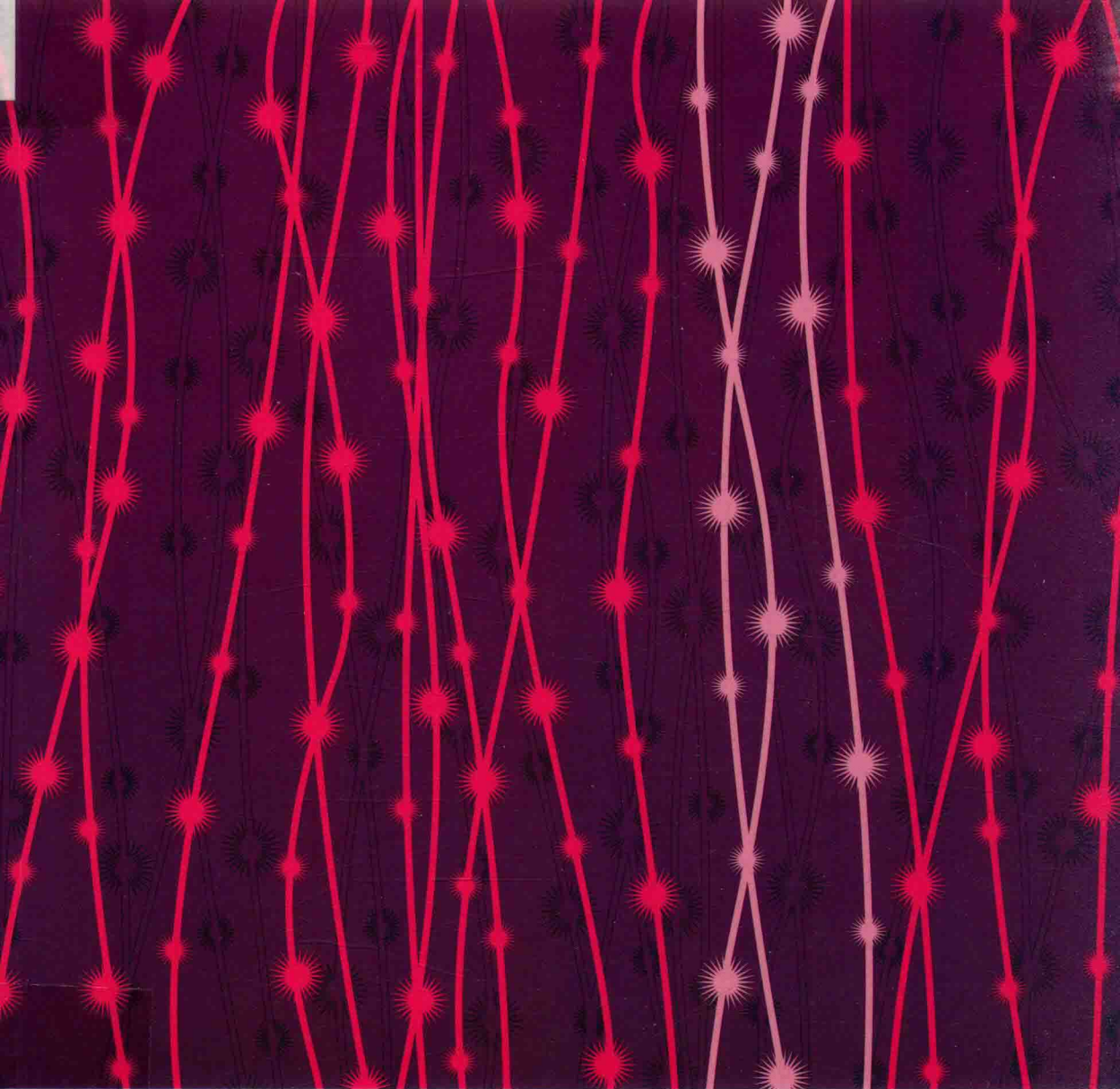




左小词

著

ZUO
XIAOCI

棘

 花山文艺出版社

棘

左小词◎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棘 / 左小词 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511-3040-0

I. ①棘… II. ①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0767号

书 名: 棘

著 者: 左小词

责任编辑: 卢水淹

责任校对: 杨丽英

装帧设计: 果亚楠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1/32/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20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8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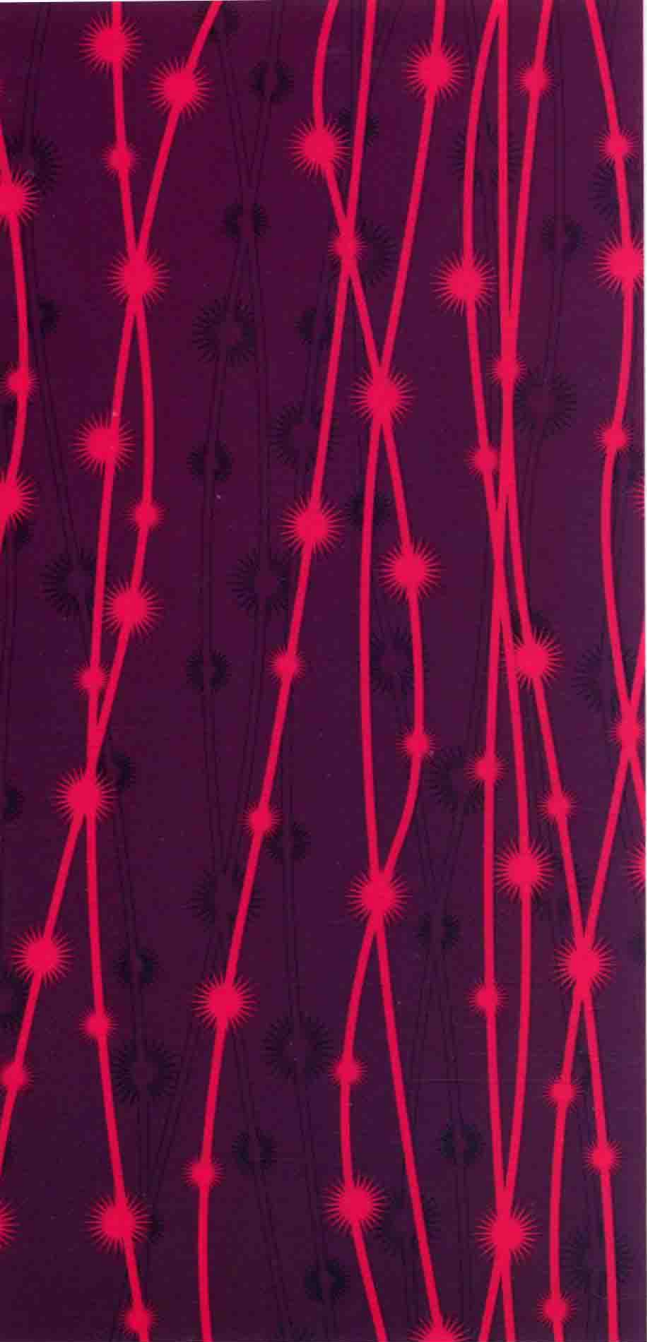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30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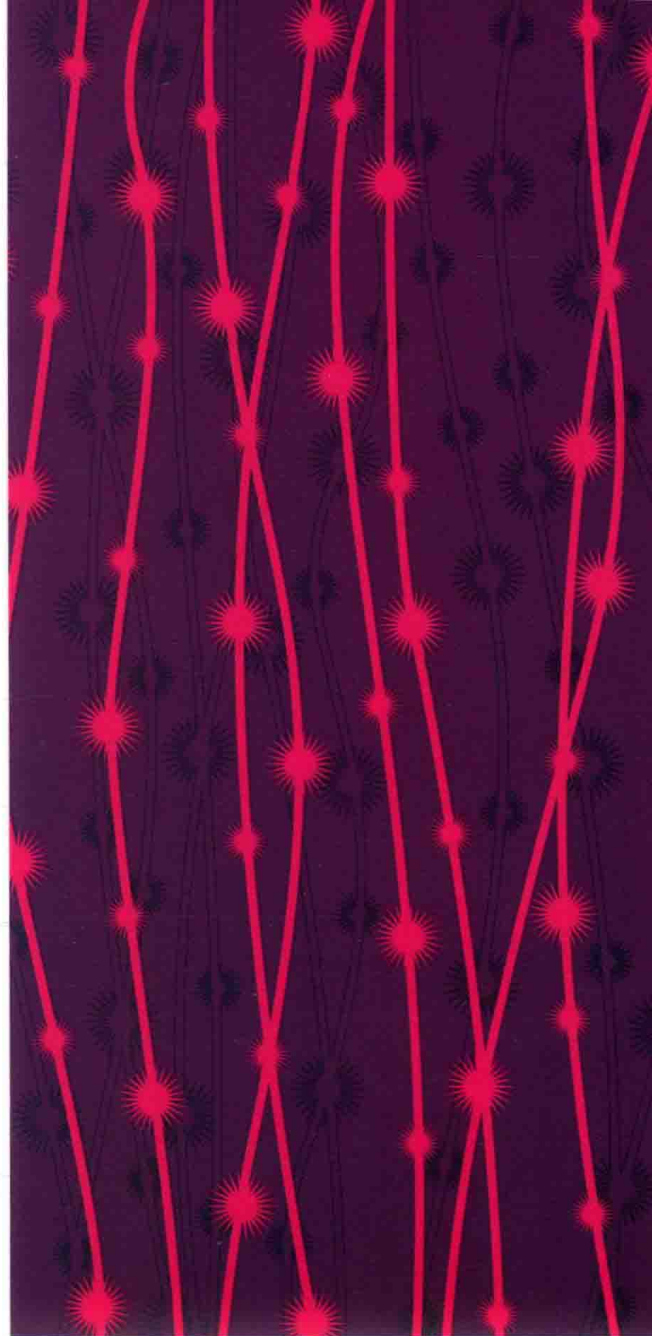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左小词

女，八〇后作家，邯郸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出版有长篇小说《下一个天亮》《我的名字叫蓝》，编剧并执导电影短片《会飞的父亲》；《下一个天亮》曾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



◎责任编辑：卢水淹
◎责任校对：杨丽英
◎装帧设计：果亚楠
◎美术编辑：胡彤亮

目 录

一、映 山.....	1
二、葵哑巴.....	22
三、于秋萤.....	40
四、画四娘.....	65
五、姜玉玉.....	75
六、徐 徐.....	83
七、河公子.....	121
八、柳叶黄.....	137
九、张 黍.....	147
十、河 流.....	167

一、映 山

每到一年之中的数伏天气，映山都不好过。这一年更不例外。

许多年来，他的身体就像被山神施了符咒，顽固地对抗着发育。极瘦，又弱。一阵大风，都会将他刮走。画四娘更是严格要求，不准下水，不许着短衣短裤，以防着邪。

映山自然羡慕那些光屁股的孩子。画四娘告诫他，他和那些孩子的年龄相差太多了，他是他们的叔叔辈分，要立规矩的。映山就觉得身体里的那些形如小羊的魂魄在一点点膨大起来，它们张着嘴巴，大口地抢食着雾云山里新鲜而肥美的空气。

关于魂魄之说，映山从画四娘那里得知。雾云村谁家小孩、老人、爱生病的成人，这些体弱者丢了魂，都是请画四娘去叫。画四娘的布阵，及她口中的念念有词，在映山看来那就是本领。他央求画四娘教他，他要看看雾云所有人的魂魄，这让画四娘惊慌。画四娘只说他是千鸟魂托生的孩子，是不能乱讲的，山神在头顶上看着。映山不慌。映山的热度也仅仅维持了一两天，就忙着去爬树了。

爬树，是他消暑的方式。在高高的树杈上，迎风招展，他能得到坑水和裸露身体所不能给予的凉爽与自在。如果没风，他就等。山里的风，总是不吝啬的。

在树上，映山能看到大半个雾云村的人家。这个夏天，已经无法避免即将到来的麻烦。

午后的空气团着一窝阴郁，憋雨，又不落下。汗水从脖颈和腋下涸开，映山吧嗒吧嗒嘴，他快要睡着了，要不是那声尖叫，他简直就会伏在

粗壮的树杈上睡去。

声音从酱羊家传出。酱羊家的院门敞开着，她躺在地上。她被人杀死了，而映山成了最可能的知情者。这应该是雾云村十多年来都没有发生过的凶杀案。

青天白日，多大的冤仇才致凶手如此歹毒。雾云人陷入了一种齐整的恐慌之中。对于死者的议论也是在私下里进行，他们实在是怕从镇里和县里过来的那些警察走进自己的家中。他们不知道说什么，这个时候说酱羊该死，显然不地道。但若说酱羊可怜，那便是另一种假惺惺了，即便死者为大，让他们违心也多有不甘。

映山口述：酱羊没死，她跑了。映山从树上溜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酱羊没死，后来还是如此说。众人无奈，在既定的事实跟前，一个傻子的话多么可笑。

老莫从酱羊家的墙洞里抠出一沓纸，交了上去。纸上是否歪扭扭的圆珠笔字迹：1羊，介绍到山西，拿到500块；2羊，介绍给一个不认识的中间人，从中间人手里得400块；3羊，介绍给县城的一个老光棍，得了900块；4羊，介绍给一个县里的退休工人，得了1000块。

这些所谓的被编了数字的羊们，其实是酱羊弄出去的女人，从山里到山外。可能是她太喜欢羊了吧，自己得一个酱羊的绰号，还给女人们编码叫羊。关于酱羊绰号的来历，传说大致如此：她给自家圈养的羊吃大酱，并且是搅拌在草料里喂它们。羊们吃了之后，居然发出类似人声的咳嗽。她喜欢听它们深夜发出的咳嗽声，且在咳嗽声里轰走了床上的男人。那是她的第一个丈夫，被她撵到山外去打工。后来，两人不知道为什么散伙了，她又嫁给旁村的一个老赤脚医生。那医生老婆尚在，只是瘫痪在床，她嫁过去身份多少有些不清不楚，没多少时日便闹僵了关系。她不回娘家，却是直冲雾云村的前夫家来，将婆婆哄骗到老院，自己占了房屋。她知道前夫不再回来，他已经跟一个南方女人去了鱼米之乡定居。

这两年，酱羊干起倒腾女人的活计。那些女人和她的关系，完全融洽，一副你情我愿状。有时候，她们也会讨好她，在她手中排号，以期碰个好下场。雾云村实在太荒僻了，但凡听说过外面的世界的精彩，都要心慌。村里的老人诅咒她，说她是祸害，她的行为是要给雾云村带来断子绝孙的下场。如今，这样一个祸害说没就没了。

雾云的夏天藏着雷雨，端不住了就猛下。映山躲在家里发愁，他得告诉给别人，酱羊真的没死。为了证明，映山拉着画四娘讲。画四娘没有耐心。映山着急。没有人信他。他决定去叫回酱羊的魂，让酱羊自己说清楚。

他又不知道怎么叫，就问画四娘。画四娘说酱羊是恶人，生前作恶的人是不配得山神慈悲的。画四娘说不怕坏就怕恶。映山就问坏和恶是什么，画四娘讲坏就是犯了错能有机会悔改，恶是不懂悔改就被老天爷收了去，命，天命，天命不可违。酱羊就是这种结局。

没过三天便有人投案自首，自称杀人者名叫武器，据说是一个流窜在山里的混混。据他交代，跟酱羊相好一场，如今这般结果也是值了。武器指认了杀人现场，说他是拿手捂住酱羊口鼻，从而使得她不能呼吸。武器说酱羊自始至终没有喊叫。而映山所说他听见的尖叫应该是在梦里。再说，映山的话已经没人相信。

映山口口声声还是要给恶人叫魂，这在雾云人眼里实在别扭。

酱羊的婆婆拄着拐杖去找画四娘。酱羊的婆婆颤颤巍巍地站定，对画四娘讲，酱羊大名邹草庵，嫁到雾云村以后人们习惯了跟他夫家一起唤她的小名——邹小凤。等她有了酱羊的绰号，那个邹小凤便被忘记了，更没几个能记得邹草庵。

画四娘问她什么意思。酱羊的婆婆说她去镇上的教堂见过神父，以后她会经常去，她晃了晃拐杖。画四娘抬抬头，又看向远处说，山神看着呢。酱羊的婆婆说，听说山神会让酱羊下地狱，她还不能去地狱。酱羊婆婆吞吞吐吐说酱羊的肚子里怀了孩子，她也是才知道。画四娘一惊，脖子像被人使劲掐了一把，她抖了抖肩膀，就是说不出话来。

画四娘一个人跑去后山，一待一个上午。有人怀疑她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在山林间叫了七七四十九遍邹草庵。画四娘不承认，对质疑者讲，野蘑菇疯长了，得晒点野干货。她扒开提篮给人看，盘着一丛血红的朱砂菇。这种东西越来越罕见了。

映山闷在家里没出门，却是病了一场。这一病，整个人险些虚脱。开始还迷迷糊糊说些梦话，后来干脆一言不发，偶尔笑几声，又突兀得很。画四娘托老莫请了医生给他瞧，说是受了惊吓。便有人指出画四娘该给映山叫魂，画四娘没接话。

好在，映山又活蹦乱跳了。休养了几日再到街上走，他的脸蛋竟然还

浮起两抹红晕。这红晕不真切，大概是连日好吃好喝进补的缘故。它虚晃着雾云人的眼睛，使人集体想到一个人——宋结衣。对，宋结衣。若不是仔细打量这个给养出红润的傻子，谁还会想起宋结衣。关键是这两年他竟然还长高了，已经相似当年宋结衣的身高。

雾云村东头的于秋茧从家里出来，走到街面上，撞散了议论的人群。她端着煮好的毛豆去送给画四娘。她的母亲于喜楼生前跟画四娘多有走动。

于秋茧对画四娘说，街上有人嚼舌头，别让映山听见的好。

画四娘坐在八仙桌前纹丝不动，像一块雪天的石头。于秋茧将一只手编的小号竹筐子放到她跟前，说，等映山回来，您让他到我那儿。画四娘眼底的光从紧闭的眼帘下忽闪出一丝，又熄了。于秋茧说，也瞒不过您，小韩老师托我帮个忙，我也不好推辞。小韩老师在做的事儿，跟当年我娘做的一样。教书，教书可不是简单活儿吧，很辛苦。怎么说呢，映山那事儿，我就帮他问问，看您什么意思。

画四娘咳嗽一声，于秋茧打住话题。画四娘的眼皮下分开一条缝隙，闪出疑问。画四娘问，你刚才说什么。于秋茧说小韩老师那事呢。画四娘说不是这个。

于秋茧笑笑，街上的人胡说的那事儿？结衣。

画四娘闭上眼睛，不要提她的名，不提了。

于秋茧叹气，关键是映山，这一场大病刚好利索，要是再给刺激了怎么办。

画四娘的手一抖，说，要是映山问，你哄他，他又不是多精光的人。

画四娘从不说映山是傻子之类的话，一次也没说过。在她眼里这个孩子就是脑袋被山神搥了一下，是现世报。被搥了一个坑洼的脑袋，却并不愚蠢，反应慢，爱钻牛角尖而已。画四娘叹口气，旧事回晃。

雾云村也实在太老了。这么一个没什么特别的老村子，深藏在太行山东麓雾云山的腋下，就像一个馋奶而不得志的幼子，一直没长起来。按照村上历代年长者的口述和一本涂改得潦草的家谱显示，最初的时候，祖辈为躲避战乱误入太行山脉，食野果，饮甘泉，沐日月恩泽，得以安生。即落根，依山傍水，自成村落，取名雾云。其身后大山名曰雾云山。

在雾云，年长者是受人敬重的。到了画四娘这一辈人，村上年岁最大的当属村西的垛爷。垛爷老了犯痴傻，每日钻山林，一入就是大半天。也

不需人惦记和寻找，他总在天色将暗之前返回家中。垛爷的这个房屋本是村里的磨坊，他的父辈修盖的。到了垛爷年迈的某一天，便搬到此处。随行的还有一口锅，一只饭碗，一双筷子。垛爷的儿子为此不悦，怕这行径落人耻笑，惹不孝骂名上身。垛爷坚持，儿子也没别的办法，就将磨坊修葺清扫了一通，摆上一张木板床，抱来厚被褥。垛爷却是不肯在那木板上睡觉的，他将一张塑料膜铺到屋里，以地为床。

磨坊后面有一片空地，背望远处的雾云山脊，左临深不见底的空谷。土里栽了蔬菜和冬凌草。他从山里归来，便开始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和泥。水与土搅拌在一起，调好黏度，再加入旧年晒干的冬凌草，细细揉搓，成为柔软而有韧度的泥巴。泥巴摊于手心，将每一只捡来的鸟的尸体仔细地包进去，滚成球状，再进行晾晒。这般来来回回，久了，那些晾干的泥球，堆在一起差不多能盛满一口水缸的时候，垛爷挖了一个大坑，庄严地埋了它们。

那天傍晚，整个雾云异香扑鼻。当村人纷纷探寻香气根源之时，一声啼哭穿透而来，村南老宋家喜添新丁。垛爷举着佝偻的腰背，一路疾呼，大好，大好。垛爷行至产妇门口，扑通伏地，行了跪拜大礼，而后颤声道，千鸟魂托生，千鸟魂托生啊。尾随而至的村人问他何意，他笑而不答，冲人舞蹈，喜悦之情状如小儿。垛爷匆匆返家，要儿女做好饭菜，吃过，又烧水擦了身子，换上一套干净衣服。第二天，家人发现他睡在那口早就制备的棺木内，神态安宁。

老宋家的女人画四娘却是万分感激垛爷的。那一夜实在难熬，画四娘一夜没有合眼，却也深知，闺女宋结衣可能会因为生下这垛爷口中的圣洁婴儿身而脱掉淫邪风流之名。她注视着天上最后一颗渐远渐淡的晨星，直到它与雾云山色混为一体。

从生产鬼门关闯出的宋结衣，自顾吵嚷，再也不生了，疼死人，烦死人。她低头看一眼躺在身旁的小小婴孩，突然高声大笑，垛老头胡说八道，使了多少好处？画四娘呵斥她不许乱讲，宋结衣便真不再讲话了。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宋结衣和她新生的婴孩突然消失不见，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在雾云突然消失一个人跟突然降临一个人一样，他们认为是自然，是命数，天算大于人算。

倘若就此打住，画四娘也只陷入悲苦追忆便罢了，然而事情又发生了

扭转。五年后的一个夜晚，消失的宋结衣突然回来了。毫无征兆，宋结衣像一只经过雾云的鸟雀落地停驻，出现在画四娘的眼前。她披着半空的星星，踩着山里的尘土，手中牵着一个瘦弱白净的小孩。那孩子蓬乱的头发下藏了一双清澈的大眼睛。他歪着脑袋，直直地盯着画四娘。

画四娘不会不收留她们。她内心盘算，挨门挨户去请人到家中吃席，算是讨好示弱，堵人口舌。如此就没人会跟她们孤儿寡母较真，非要揪出些弯弯道道来进行讥讽。画四娘甚至盘算着给宋结衣就地招夫，找个老实男人熬日子。女人名声再不好，在山村寻个嫁主还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宋结衣又偷偷溜掉了，就像一阵没由来的野风。她去了哪里，一点儿线索也没留，问孩子也是白搭。画四娘扇了自己的脸皮，将要置办酒席用的腊肉统统喂了狗，以至于那只狗撑得嗷嗷叫了半夜。

黎明时候，她才后悔，慌忙去跟狗抢夺，却是晚了。她一屁股蹲在地上，哭起来。于喜楼早起，经过她家院子，见门虚掩，就推门进去，想要劝她。画四娘哭声更大，于喜楼让她想开，意思是当宋结衣没回来过就是了。画四娘絮絮叨叨，哭喊的是那块喂狗的腊肉。画四娘拉于喜楼，于喜楼就跟她坐在地上，听她哭。画四娘突然不哭了，还是絮絮叨叨地跟于喜楼讲，她是饿怕了。她说在她年轻的时候，刚嫁给老宋那会儿，一场饥荒就来了。她披着红盖头，肚皮贴着骨头，心中想着婆家总会给新媳妇一顿饱饭。哪里想也是一家人围着一口大铁锅喝了一顿能照见人影的棒子面粥。三个半大的小叔子贴着锅沿儿舔到锅底，三条舌头比狗的舌头都吓人。画四娘没想到婆家还不如娘家，最起码娘家人还没将舌头伸进锅底。有一天半夜，她起夜，看到婆婆屋里亮着昏暗的煤油灯，她悄悄靠过去，这一听差点给吓死。婆婆在磨刀，低声说这日子真得吃人了。他们全家都在，就她不在场。她的脑袋嗡得大了，他们想吃了她？煮了吃？她想起那几条舌头，浑身抖若筛糠。她连夜跑回娘家，哪曾想一进家门就瞧见大哥蹲在地上磨铡刀，她的魂就散了。她又匆匆往回走，走到半路，碰见找她的老宋。她死活不肯回去再跟婆婆住一个屋檐下，任凭老宋解释，说她听错了，哪里能吃人？无论怎么说，画四娘都不信，她觉得自己的命真他娘的太苦了，在哪一家都是外人，婆家要吃肉第一个想吃她，娘家人要活命也第一个要吃她。

画四娘告诉于喜楼，那些舌头伸出来，舔呀舔，比狗舌头更让人恶心和

害怕。于喜楼说她是癔病，是饿破了胆。映山在屋里喊了一声，于喜楼说孩子醒了，赶紧起来吧。画四娘爬起来，拍拍袖子和裤管上的土，进了屋去。映山刚刚睡醒，正缩在炕角啃手指甲。画四娘心头一酸，想就这么过吧。

小映山眉眼清秀，仔细看过去，是个漂亮的孩子。倘若一开口，就显得别扭了，慢慢地各种问题就显露出来。在月夜，他会突然对着身后的影子哭叫，说怕它丢了。有时候，他会抓着画四娘闹，原因再简单不过，很可能就是一句话或者一个虫子一个草根一个屁。同龄的孩子不愿跟他玩，他总是落单。

看映山孤零零的样子，画四娘给他弄了一只小鹅。那只小鹅有着洁白的羽毛，爱动，一跑起来就像是要飞舞。映山欢喜，先是牵着它跑，又追着它跑。跑累了，给它喝干净的水，吃嚼碎的菜叶子。他们简直要黏在一起。到了晚上，他还想搂着它睡觉，不过它可不想待在屋里，它在他的身边转悠几圈，像是安抚困倦的孩子，这个步骤进行完，它便急不可耐地跳开，奔向那个安置于门旁的草窝。小鹅长得飞快，没过多久，它就变成了大鹅。它比一般家鹅壮实，个头也高，一副威猛的神态。他们更是形影不离了。那些年，雾云人常常看到，在山路上，有一只大白鹅跟着一个瘦弱的小孩，飞快地奔跑。

通常，他们是要奔跑回家去。而之前，总是映山一个人飞快地奔跑在回家的路上。必须说，他的飞奔来源于画四娘严格管教的结果。画四娘给他立下规矩，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许在野外或者人前拉屎撒尿。憋多急都必须回到自己家来，否则屁股打烂。拉撒是人的生理自然，只要管住这个，映山一天之内想跑也跑不多远。起初，映山常常忘记，画四娘恼他不听话，下手教训，鞋底、鞭子、木棍、鸡毛掸子，顺手摸着什么用什么，狠狠地抽他的屁股，真抽得皮开肉绽。所以那些年，如果雾云人在路上遇见急蹿回家的映山，就会打趣，肥水不流外人田啊。映山咧着嘴，发出嘶哈嘶哈的叫声，跳着，跑着，像被烧了尾巴的猴子。

映山到处说他的鹅厉害，它能驮着他，惹得好多孩子羡慕。有一次，于秋茧的儿子绕绕截住他，要骑他的鹅。映山不让。绕绕推开他，上前就去扯鹅的翅膀，他想要将自己的左腿搭上鹅背，然后再搭另一条腿。他打算双腿夹紧鹅的肚子，催它跑起来，他觉得他骑鹅的样子一定比映山威武。大白鹅似乎充满了警惕，躲闪着。绕绕不得逞，弯腰捡起一根粗树

杈，猛地朝鹅头敲去。映山扑过去，树杈就落在了映山的头上。映山抹了一把额头，有血流出来，绕绕撒腿就跑。映山看见手上的血，也是吓蒙了，眼前一阵发黑。后来，绕绕说，他跑开没多久又折回来，他惊奇地看到，映山趴在大白鹅的背上，它驮起他，跑啊跑啊，白色的羽毛上沾满了血和草屑。

于秋茧听说儿子闯了祸，急忙去映山家看望。映山正在昏昏沉沉地睡觉，画四娘摇醒他吃东西，他眨巴眨巴眼，说鹅老兄真飞起来了，他坐在它的翅膀上，看到好多白云，头真晕啊。

映山总是说大白鹅会飞。它飞的时候，他就闭着眼睛，只听见风呼呼啦啦地从耳旁刮过去，痒得心慌，可又不能松手挠。他得紧紧地抱着大白鹅的脖子，他的整个小身体就贴在洁白温暖的鹅的羽背上。有一回，他还在它背上睡着了，等醒过来，眼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片林地。郁郁葱葱的野草，像山里的乐手，使劲晃着脑袋，吹奏最带劲的曲子。不知名的野花，顶着娇羞的色彩，摇摆起舞。他在那里，看到一个巨大的洞穴，洞穴的开口处挂着绿色的藤蔓，藤蔓伴随着水流轻轻摇荡。他想要走过去，看看究竟。大白鹅伏下身，他坐上去，大白鹅又飞快地奔跑起来。他闭上了眼睛，风呼呼啦啦地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都懒得搭理它们。等他再睁开眼睛，看见画四娘正坐在屋门口的板凳上搓玉米粒儿，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大筐箩，筐箩里有晒得干燥的玉米棒子和一只尖利的铁锥子。他试图告诉画四娘他之前的见闻，画四娘给了他一个后背，耳朵始终挂在更远的树杈上。那些日子，她等着听一个人捎带的消息，可那人还没有回山。

那年的夏天，连降暴雨，雾云村成了一棵被水频频腌渍冲泡的白菜，人人待在家中，像是很快就要沤掉了。等水一退下，被囚禁得烦躁的孩子急不可耐地冲上山路，他们的狂欢即将开始。映山带着它的大白鹅，也是四处撒欢。

村后有一个人造的水塘，储存了满满的雨水，连平日里那五六级的石板台阶都被水隐没了。大人在台阶周围摆了醒目的石块，以示危险，却偏有调皮的孩子偷偷搬掉，故意惹另外的孩子掉进去。好在水塘并不深，他们玩闹够了，那水里的孩子也会调皮地浮出水面。

从水塘经过，大白鹅突然不走了，它扑棱着翅膀，冲着塘水，嘎嘎叫个不停。映山拉它，它也不动。几个男孩被吵烦了，威胁映山要拧断鹅脖

子，就像拧断手里的树枝一样，咔嚓。映山突然发现水里有蛇，两三条。他指给他们，说走开走开。一个光头男孩伸手推他，要不是被另外的男孩拽住，他险些掉进水塘。小光头又推大白鹅，大白鹅朝他猛扑过去，他没设防跌倒在地，大白鹅照着他的胳膊狠狠地啄了一口。小光头气恼，手脚并用一番乱攻。大白鹅逃脱，小光头挥舞着棍子追赶，孩子们都跟着跑起来，映山排在最后边。再后面是一块块山石，在孩子们刚跑开没多久的时候，从旁侧的崖上滚下来。

映山追上队伍，大白鹅已经被小光头和他的伙伴逮住，他们说要烤了它。映山着急，求他们。映山说蛇蛇蛇，意思是大白鹅以叫声报警，算是救人。小光头揉着被啄得发疼的胳膊，眼圈泛红。他吩咐弟弟回家偷盐，他会烤肥美的鹅肉给他吃。他说这只肥鹅的肉比猪肉好吃，他没吃过，就是知道。映山一直哭，拽着小光头不撒手。小光头不耐烦，吓唬说如果不烤鹅就烤映山。映山慌忙点头，伸出胳膊，让他们捆绑。后来，幸亏小光头的弟弟偷偷跑去找来了大人。画四娘冲过来，将被捆了手脚的几近昏迷的映山搂紧。画四娘只说了一句，映山是千鸟魂托生的，欺负他就是欺负鸟仙。

到了晚上，小光头的母亲带着糕点和一袋豆子来看映山。那女人一边哭一边求画四娘饶恕。画四娘一声不吭。画四娘家摆放了香案，她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小光头的母亲更是惊慌失措，慌忙跪倒在地，说着仙人饶命，小儿有罪，大人来顶，只求宽恕。

大白鹅像被抽了筋骨，怎么也站不起来，醒来的映山非要守着它。它不吃不喝，第二天开始抽搐，到了后半夜便不再动弹。映山喊它鹅老兄，映山对它说明天去后山，后山开满了红色的和黄色的山姑娘花，它们等着它扭屁股。大白鹅一动不动。画四娘告诉他，大白鹅死了，死了就不能跟他再待在一起。

映山哇哇大哭，怎么劝也不行。那一次，因为伤心，映山也差点出事。

也是在那一年，画四娘突然添了新本领，她能给人叫回不安的魂魄。

酱羊出事之后，酱羊家的邻居找到画四娘，请她驱除院落周围的邪气。画四娘咳疾发作，几日不能出门。那邻居便去镇上找了一位风水先生，按照先生指示，在门楣处悬挂了一面镜子。

酱羊的东西被娘家人取走，连她生前用过的木梳和水盆都没落下。娘

家人说全是为了留下念想。在雾云，酱羊的这个院子里，酱羊像是被彻底拿光了，不留一丝痕迹。

映山碰到酱羊的婆婆，她的身体比以前硬实了一些。她天天念叨一种叫作圣经的东西，还劝映山去叫画四娘来，那意思是要引领他们上天堂。映山竟然能听懂一两句。

映山没再伸着脖子跟人争执酱羊到底是不是活着。慢慢地，他就要忘记了。恢复如常的生活是一种最简单的本领，映山具备。

这个夏天，也很快恢复了它的迷人和生机。映山继续他的游逛。

许多好的天气光临。天空肆意蓝起来，蓝到有些惊人，像刚刚从水缸里提溜出来，随手一抛贴在高处的新鲜色块。

又一日，映山跟着那蓝色走，越走越深，竟不知到了哪里。寻常他玩耍的地带，就在雾云山的天河沟之内，从未越过长满参天树木和繁密荆棘丛的野鸟坡。人们都说过了坡就是沟壑，是悬崖，太危险。那地方还有许多诡异的传说，说地下埋有一百冤魂，常有鬼怪作祟。山里人求太平谁也不去触碰霉头，那野鸟坡就成了禁忌之地。

映山的头脑里可没有这些，他只是嫌那些荆棘扎人，他怕碰触它们。但是这天，映山竟然就走到了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荆棘丛前。郁郁葱葱的屏障拦住映山，映山便停住。他找了一块大石头，拍拍上面的土，整个人躺上去。石头因为一半埋在野草丛里，透出清新的凉意。映山侧了侧脸，向凉意贴过去，一会儿工夫就把脸孔触碰着的石面暖热了。映山十分享受这种肌肤的触感，似乎那石头温润的手指，正抚过他的脸、脖颈和头发，而他也同样报之温柔和深情。他闭着眼睛，先是左侧的脸对着石面，少顷又转为右侧，这样来来回回，十分愉快。他还脱掉鞋子，光了脚丫，踩踏着脚部的石面。大热天，他还想脱光了衣服，光着身子才好，他是这样想着。他甚至还解开了裤腰带。突然，画四娘拎着木棒的样子一下子跳到他眼前，他吐吐舌头，太可怕了。他放弃那念头。他继续左右侧换，与石块的清凉绵柔做着亲密接触。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又十分遥远，遥远得深不可及，也根本不是他这个脑瓜能思想出来的。画四娘的手指也凉，她也轻轻拍打过他的脸和肩膀，但，那也不对。画四娘的手指虽然凉，可十分粗糙。她常常会生气，她用她树皮一样的手拧过他的胳膊、大腿，撕扯他的头发，甚至拿布条狠狠地勒紧他的胸口，他都喘不过气来。那些可怕的

布条，太结实了，好几年都用不烂。不对，这些，都不对。画四娘的手指还是太硬，硬得像炒菜烧饭的铁锅，涌着一股子锈气。映山可不喜欢铁东西生锈的气味，他觉得那跟他身体受伤后莫名其妙地流出来的血液一个味道，他常常烦躁，不安。好在那些受伤的日子里，画四娘会和他一起待在家中，照顾他的吃喝拉撒睡。

映山快要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感觉被什么东西刮了腿脚。映山坐起来，四下找。一只灰色的野兔一样的家伙蹿跳过去。映山赶紧穿上鞋，去追。林子里的小东西，一般都不怕他。

曲里拐弯，追了一小段路途，小东西便不见了。映山只得在那荆棘屏障前停下，坐地上，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去抠扎进脚面的一根刺，抠不出，有些丧气。突然，一束若有若无的光打过来，打在他的腿上。他望过去，发现一个小门洞。绿色屏障下有一块块的石头，一块稍大的石块旁边，就是那个豁口。豁口不大，像是被小动物们刨出来的。映山爬过去，他试着将脑袋伸进去，刚刚好，身体也能挤过去。他太瘦了，钻洞不成问题，并且这还是他的强项。小时候，他都能跟自家的土狗挤一个窝棚，跟鸡钻一个笼子，更别说山里的孔孔洞洞。

过了屏障，就是野鸟坡的另一面了。另一面的野鸟坡跟天河沟的这边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杂草更密。映山还想着野兔，就喊它，说要给小东西吃豆子。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炒黄豆。任凭他喊得嗓子眼儿冒烟，野兔一样的东西也再没出现。他噘着嘴，抓一把浮土扬到半空。土落到眼睛上，他又跳起来躲，躲不过就躺在地上生气。一朵又一朵云在他的头顶翻卷，他突然想到，那小东西是飞上天去了，想变什么变什么。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映山能准确地感知到这个时候画四娘该喊他吃饭了。映山想了想，找了一块石头，将炒黄豆摊在上面。要是小东西饿了可以回来吃饭。映山往回走，就要到那个杂草掩映下的豁口处时，他突然想起早上答应五牛的弟弟交换鸟蛋的事情。一捧炒黄豆加一个手捏泥人，换五只花鸟蛋。映山有炒黄豆，会捏泥人。映山会捏各种各样的泥人，映山捏出的泥人无论是什么样貌，都爱咧着嘴巴笑。孩子们笑话他的泥人带傻样，可傻样的泥人还是很好看，孩子们喜欢。其实也不是孩子们喜欢，关键是孩子们的老师，那个姓韩的支教老师喜欢，他说拿咧嘴泥人可以换他的软糖。孩子们不光为那一咬绵软软再咬一股蜜水的夹心软糖，还为了讨